

周口文学 60年 精品大系

短篇小说卷

《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编委会 主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周口文学 60年 精品大系

短篇小说卷

《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

编委会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口文学 60 年精品大系.短篇小说卷/《周口文学 60 年精品大系》编委会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559-0064-1

I.①周… II.①周… III.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周口市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18.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048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总印张 177.75
总字数 2820 000
版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400.00 元(共 6 卷)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编委会

主 任： 陈 锋

副主任： 陶 韬 李泽功 马明超 谷迁乔

委 员： 张子敬 张新芳 杨凤臣 马爱萍 葛 昱
苏运峰 耿丽明 柳 岸 梁庭华

主 编： 李泽功 马明超 谷迁乔

副主编： 苏运峰 柳 岸 梁庭华

统 稿： 孙新华 邵远庆 尉 然 钱良营 王猛仁
段 文 高恒忠 任 动 邵 超 孙 琳

序

徐 光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学是文艺中的一朵奇葩,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周口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孕育了风格独特的周口文学,她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生动的时代内涵和独特的文化视角,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周口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给养。六千多年前,人祖伏羲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创造了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两千五百多年前,先哲老子创作五千言《道德经》,经天纬地,影响深远。《陈风》古韵以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成为诗歌经典。南朝谢灵运、明初李梦阳等文学巨擘,其作品引领时代风骚,成为一时绝唱。

周口文学更有着宝贵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周口文学不断生发、成长,出现了刘庆邦、朱秀海、陈廷一、邵丽、孙方友、墨白、柳岸、梁庭华、尉然等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周口作家,形成了“周口作家群”,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记录时代发展、人生变迁、生命感悟,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是周口文学的宝贵结晶。

面向未来,要开创周口文学发展新的前景,促进周口文化繁荣,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必须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六十年来来的文学作品做一个里程碑式的总结回顾,理清周口文学的发展脉络,汇集周口文学的创作成果,以便更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周口文学 60 年精品大系》包括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散文卷、诗歌

卷、诗词卷、文学评论卷六卷,约三百万字,汇集了四百多位我市本土作家和旅外作家六十年来精品佳作。中篇小说卷收录有刘庆邦的《神木》、朱秀海的《出征夜》、邵丽的《迷离》、墨白的《光荣院》、尉然的《我的理想》等十三位作家的作品;短篇小说卷收录有孙方友的《陈州笔记四题》、陈麦启的《回答》、柳岸的《燃烧的木头人》、冯金堂的《春花》等;散文卷收录了姚华勤、阿惠、董雪丹、邵超、董素芝、孟庆武、张新安、薛顺名、蔡顺利等七十余位作家的力作;诗歌卷收录的二百余篇作品则涵盖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九十位作家,等等。可以说,这是一部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周口文学大典,是一幅反映周口传统文化、社会发展、历史变迁的绚丽画卷,是我们“周口作家群”成长崛起的历史见证,也是人们认识了解周口文学的一个“艺术长廊”。在此意义上,这是一部适逢其时和值得关注的好书。

文艺只有与时代同步伐,服务发展大局,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当前,周口进入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全面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为文艺的发展繁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衷心希望周口作家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珍惜时代舞台和社会关爱,把艺术创作融入经济发展的火热实践,以饱满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奏响时代主旋律。要坚持抓特色、举亮点、打品牌、树形象,深度挖掘、精心谋划,用精彩的故事、典型的形象、生动的情节展现周口人民的精神风貌,讴歌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创造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作品,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实现周口崛起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是为序。

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 中篇小说卷

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 短篇小说卷

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 散文卷

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 诗歌卷

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 诗词卷

周口文学60年精品大系 文学评论卷

◎ 责任编辑：王甲克

◎ 装帧设计：刘运来

张 萌

◎ 责任校对：宋婉娟

目 录

赵兰振

001 摸一摸闪电的滋味

李鑫

010 前哨排

冯金堂

029 春花

胡天培

038 舅太爷

陈梦贤

044 重返柳河湾

孙方友

051 陈州笔记四题

刘庆邦

066 鞋

- 胡天禧
- 076 葱心绿纱巾
朱秀海
- 080 在密密的森林中
钱良营
- 094 古玉
墨白
- 110 阳光下的海滩
邵丽
- 120 明惠的圣诞
麦启
- 145 回答
尉然
- 151 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柳岸
- 169 燃烧的木头人
宫林
- 193 点晕
张运祥
- 203 寻找一个人
邵远庆
- 219 乡村寓言
马牧野
- 234 夜色斑斓
张新安
- 261 闪电手
侯钦民
- 265 日子
王天瑞
- 273 娘的唠叨
李乃庆
- 275 梦见了太阳

郭亚东

286 趴下

于华

293 非常平常的故事

顾振威

298 摇钱树

孔少青

313 刺猬凹

孙小明

319 报应

朱广辉

332 无欲

车中州

346 送你一首诗

唐运华

348 捕黄鳝者

红珂

353 我们还活着

施修兴

356 三十的月亮

刘艳杰

363 铁蛋的理想

寅虎

366 爱情的砝码

王雪涛

369 鬼子来了

郭志宏

372 牛王

王伟

376 梦

李佳

379 竹子书签

骆阳

381 沿着来路走回去

戚富岗

393 潇潇雨歇

吴杰

396 紫楝花

飞鸟

400 借钱

尚纯江

403 父亲的忏悔

韩彩虹

405 朋友

徐长剑

407 支书老茂财

红鸟

409 跪在妈妈像前

醒木

412 吃鱼

郭敖

414 稻草人的天空

【赵兰振】 赵兰振，河南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十月》杂志副主编。

摸一摸闪电的滋味

我喜欢闪电，喜欢得不得了，从孩提时代起已经这样了。我做过许多许多关于闪电的梦，但所有的梦都只有一个目的：我抓住了闪电，三握两不握把它扭成一团，赶紧藏在口袋里或者其他我认为隐蔽的地方。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达到目的，那些徒劳无功的梦结尾只有一个：我把闪电抓在手里，蛮有把握，觉得这一次终于成功了，闪电终于跑不掉了，可等到最后，我仍然发现手里什么也没有，在我又握又扭的时候闪电已经消失。抓不住闪电，我就去喜欢和闪电差不多的事物，聊作弥补。比如我喜欢看盛怒中的人，我喜欢看他血脉贲张，面孔红光迸发，平时狭长的双眼一下子变圆，脸颊上有时还有肉束一跳一跳的，胡子头发什么的也马上跟着支乍起来……这简直太有趣了。我总觉得闪电和发脾气的人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关联，但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我只是这样感觉，而且我认为不但我一个人这样感觉，许多比我更聪明的人也早已感觉到了，要不我们的老祖宗就不可能发明“大发雷霆”这个词儿，——闪电和雷霆还不是一码事！

好了，不多说了，咱们回头来看看今夜的闪电。今夜的闪电似乎更亮堂，更遒劲。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尽管一丛丛疾雨溜过来，差不多都打在我跷起的“二郎腿”上，不，是“二郎脚”上，但屋子里仍闷热难耐。我觉得唯有我的那只跷起的脚在享福，微微有点凉快，而我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在冒汗，像是在和外头的疾雨比赛。我把藤椅又朝外挪了挪，我的膝盖以下的部位马上布满湿漉漉的凉意。这种凉意不是风送过来的，而是稠密得像竖起的河流一样的大雨辐射过来的。风压根儿就没有，没有一丝。雨墙阻挡了一切。

但任什么也挡不住闪电，唰，世界全给照亮了，发蓝的银白灌注进了每一个旮旯。只要闪电一出现，我就可以什么事也不干（通常是这样），闪电一来能一下子霸占我，攫紧我，轻而易举地将我变成她的俘虏，好像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比所有漂亮的女人对我来说都更有魅力。这会儿我坐在夜班室的门口，盯紧挤满雨线又厚又重的黑暗，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连唾沫都不敢咽，唯恐我正做吞咽动作的时候，她（让我把闪电当作情人，用“她”而不是“它”来称呼吧）忽然来了——她总是这样没有任何先兆地突然出现，而吞咽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待到注意力抽身从吞咽里出来，她又突然走了，连影儿都不留下一丝，好一会儿你才能听见她得意的嘲弄声——那沉闷的雷声会让我很沮丧。而我一旦盯住了她，看见了她，我就赶紧发挥想象，我想闪电是一根绳子，而绳子的那头拴在一只巨大无比的钟舌上，她一抖动，钟就猛响，这就是所谓的雷鸣；我还想闪电是一棵蓝色大树的树根，她正借着雨水生长发展，那跟随而来的响动是根皮的膨胀爆裂声……说实话，只要一看见闪电，我就紧张得哆嗦，这会儿，有许多细微的颤抖正在我的身体各处爬行，好像漫溢的汗水荡起了涟漪。我抑制不住这浑身的哆嗦，就像我明明知道要哆嗦，而又抑制不住去观看闪电一样。

在这样的雨夜，我们这个小镇卫生院和一处漫野里的坟场没有任何区别，到处都黑灯瞎火的，没有一样活物。病人是不用说，比炮打的还零散，即使大白天也稀不棱登的，更何况这样的雨夜。这两年个体诊所如夏天雨后的蘑菇，成簇成簇地冒出来，而那些诊所的主人又都很鬼，手腕耍得高明，灵活的嘴皮子能把死蛤蟆说出尿来，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公家的卫生院就只得游手好闲了，像我这么个吊儿郎当的医生，既不爱麻将也不爱女人，就只有天天盼着乌云乍起，天天去想闪电了。

我的手在颤抖，我试图把它放到藤椅扶手上，但它自己跳动个不停，根本不能在窄窄的扶手上搁放稳当。我知道刚才那下闪电已经过去多时，新的一下就要接着来了。一下又一下，多么过瘾！你说，等待闪电的感觉是不是和高潮迭起的做爱差不了多少？处于崩溃与未崩溃、爆炸与未爆炸之间，舞蹈的心跳上了嗓子眼儿，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这种感觉不是瞬时即逝的，也不是一次就了结，而是——漫长的、循环往复的。

在这个漆黑的雨夜，我双手颤抖着没等来闪电，却等来了一个病人（这一次闪电间隔的时间特别长，仿佛也在等这个病人）。拉病人的架子车一在

那条公路上出现,我就察觉了,在那盏颠簸的桅灯出现之前我已经察觉了。我听见了架子车车轮在公路上上下下蹦跳的声音,根据慌乱的车轮蹦跳声我已经知道这是个病情凶险的急诊病人。我已经三十几岁,已经老了,除了眼睛和耳朵外,我身上已经没有灵敏的可供炫耀的器官了,但眼睛和耳朵,我可不谦虚,从前面对闪电的描述中你大概领教了点儿我眼睛的厉害,而我的耳朵,却比眼睛好使一百倍,再嘈杂的雨声和地上积雨的涌流声,都混淆不了几百米之外车轮与公路路面的碰撞声。这么说吧,刚刚怀孕的女人,理论上讲不该有胎心音,但我不用胎心听诊器,只捏着普通听诊器的听头,往她的腹部一按,眼一眯缝,就能听到胎心的搏动声。也是从这一点,我在心里推翻了大学时学过的医学理论,我认定许多时候科学是不科学的,说穿了吧——是在那儿正儿八百地扯淡!

公路横搁在卫生院的前头,和卫生院里唯一的一座两层单面门诊楼平行,此刻我就坐在这座楼房的楼廊里。在第一道闪电扯起的同时,所有的灯泡一下子灭掉,好像是那最初的闪电扯灭了它们似的,其实不是,只要一下大雨,特别是挟带着闪电的大雨,整个小镇一准马上停电,据说是怕线路出危险。大雨包围了一切,大雨隔断了一切,只有在这样没有一点灯火一丝人声的黑暗雨夜里,你才能充分体会到什么是孤独,你好像处于大海中的孤岛或一片荒漠中。我已经这么孤独地坐在夜班室的门口整整两个,不,是三个小时或者更多,因为这样的时候压根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那盏桅灯被大雨泅化,一团晕光浮荡在大雨中,就像一摊生鸡蛋黄。他们在走近。尽管知道他们是病人,是急病人,但我还是希望他们沿着那条公路径直走下去,别拐进卫生院铁栅栏墙上的那处缺口。我正在等待闪电,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被人打断,再说这一次间隔那么长,一定是个不一般的闪电,一定是那种比胳膊还粗,能让我浑身猛打冷战的过瘾的闪电(多么令人神往!我都有点禁不住要“啊”出声,像现今有些喜好装模作样的诗人那样)。他们是干什么的都成,盗贼也好,杀人犯也好,只要不是看病的,不是干扰我等待闪电的就好。

但那摊生鸡蛋黄没有犹豫,从大门(姑且称那处铁栅栏的缺口为大门吧)那儿拐离公路,义无反顾地冲向我坐的地方。我听见了呼呼哧哧的急促喘气声。我听见了雨水浇淋在塑料布上呼呼啦啦的碎响,这种碎响尖锐、弥漫而广大,差点儿遮没了倾盆大雨声。车轮不再与公路碰撞,它开始打击楼

前的砖埧地面。接着我就看见那辆桅灯引路的慌里慌张的架子车像一头被围追的独眼巨兽，猛地向这边撞来。

无论我多么不情愿，我还是恋恋不舍地从那张破藤椅上挪开了身子。我一边忙里偷闲张望夜空，一边走过去，招呼他们把架子车拽上比路面高出许多的过道（门诊楼中间有一处过道，连接着被楼分隔的前院与后院）。站在过道里，我才明白我刚才的感觉错误：雨墙没有挡住风，这儿的风甚至有点飕飕的味道，凉飕飕的，多站一会儿说不定还会打冷战，哪儿有一丝热气！我刚才身上冒汗，可能是观看闪电过于紧张或雨中的风不大愿意拐到夜班室门口去的缘故。无边无际的黑暗吸噬了光线，桅灯能力有限，只照出不大的一小团光亮。举着灯的是一位老太太，看上去至少有六十岁，但身子很硬朗，说话响梆梆的，动作利落，没有一星点儿的蹒跚衰老味儿。倒是她身边扶着架子车车把的那个年轻女人，显得迟钝而苍老，面孔灰白，在桅灯光芒里，年轻女人就像是一尊木雕。

老人甩开身上披着的硬塑料布，向我简明扼要地诉说着事情的前前后后：她的儿子刚才在回家的路上，被大雨浇塌的土墙拍在了底下。她们听见了倒塌声，还听见了一声叫唤。“我一听就知道是金邦，你还老说没有声儿没有声儿呢！——别的都听不见金邦的叫声我还能听不见吗？”直到这个时候，老人还在责怪身边的儿媳妇，她当时说她的耳朵不好使，听岔了音，从而耽搁了一些工夫，“要是知道是金邦我还能慢吞吞地去找雨布？”（她们把那种因用得久了而变硬了的塑料薄膜叫“雨布”）此时她的儿媳妇身上以及架子车上还蒙着这种“雨布”。能看出来，假使她这个叫“金邦”的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她是不会跟儿媳妇善罢甘休的，是她延误了她儿子的救治！

老人一直有点气冲冲的，仿佛她儿子此时躺在架子车上，全是儿媳妇的错误提示所致。年轻女人一声不吭，连分辩一声都没有。我一边听老人说，一边掀起了遮盖架子车的雨布。雨布下的男人个头很高，架子车都有点盛不下他，他的一只脚多余在车尾外。在我掀开雨布的时候，他曲着两肘支起上半身，头微微昂起——就在这时候，突然电光穿过过道，一切都被照彻，好像一下子被蓝白的强光熔化了似的——我久待不至的那下闪电不偏不倚，在病人抬起面孔的刹那降临，我看见那张凝视我的面孔像是用整块白骨镂成的，像是一堆松散的白石灰。

我打了个寒战。我觉得我亲爱的闪电试图告诉我什么，但具体是什么

我又说不清。我正在这么着发癔症,那个像白石灰的病人开口说话了:“我不要紧,只是腿有点毛病,有点伸不直……是大胯错窝……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儿!”但他没能坐起来。他的身子还没有折起20度,就被他嘴里发出的一声“哎哟”打倒。老人慌忙上前,用一只手托着,把他的头放好。借着老人另一只手里的桅灯的光线,我看见横躺在我面前的人长了一脸络腮胡须,胡茬儿不高,浅浅的像一层黑草,黑草中间偶或露出的面皮却煞白煞白,比白菜叶子还要白,没有丝毫血色。他的手护着一侧臀部,我打算开始我的检查时,接踵而来的炸雷差点儿没有把我们一起震飞,连桅灯都震得忽闪了几忽闪,似乎想把本来就不大的灯苗儿缩回肚子里去。一股阴风穿堂而过,拽出我身体里的又一个寒战,我知道一阵吓人的急雨马上会倾注下来,整个过道都会被涌湿,于是我赶紧让她们把架子车挪到过道旁边的楼梯底下,那儿很严实,风被堵在外头,再狡猾的雨也休想借着风势蹿袭进去。

我没把病人直接安排到房间里去,是因为我想先粗略地检查一番,心里有个底,然后决定是让他住院,还是在门诊观察治疗。这么着露天检查病人是这个简陋卫生院的规矩,要是天不下雨,那这会儿我们肯定不在这处狭窄的楼梯间里,而是站在楼外宽绰的院子里。没出我的意料,大雨果然哗哗接踵而至,那才叫大雨,气势磅礴,铿铿锵锵的喧响浑然一体,不再有零乱的节奏,院子里雨水流不及,早已成白茫茫的一片汪洋,水面驮满比乒乓球还大的忽生忽灭的气泡。黑暗一下子浓重起来,桅灯照出的光团被压缩了许多。老人仍在絮叨,但我一句也听不清。我让她举高桅灯,好把她的儿子检查得清楚一些。病人没想过自己支配不了自己的身体,坐不起来的失败使他有点惊慌,他的眼珠开始滴溜溜转动,他盯着我说:“我不要紧,就是大胯错窝,我觉着一对住槽马上就能走……就是大胯错窝!”他像是在和谁争辩。

的确是“大胯错窝”,也就是“髋关节脱位”。他的一条腿屈曲在另一条腿上,一动也不能动,像是戏台上的演员在摆出某种姿势。这是髋关节脱位所特有的体位,叫“内屈内收位”。他的身子底下铺了床蓝方格粗棉布被子,我惊异被子竟然没被雨打湿一个角,就像如今他干干爽爽躺在被子上头一样。他是在刚才的大雨中回家让倒塌的墙砸着的,但他身上看不见雨点和泥点。(很明显他洗了身子,又换了干净衣服,但我不能想象这样的伤势怎样才能完成这一系列步骤。)他穿着一身黑粗布的单衣,躺在那儿尽管痛苦不堪,但仍是体面。就是那种痛苦,在他的脸上也没有过多地流露,当你

不搬动他的身体时，他那比白菜叶子还苍白的面孔甚是安详。他很有礼貌，当我一揭开遮盖他的雨布时，他马上对我笑笑，并送给我一句亲切的礼貌问语。他没让那种惊慌的情绪停留多久，我做完必要的检查直起身来时，他遏抑住我的动作给他带来的身体的痛苦，已经整个平静下来，像平时碰了面那样地与我搭话。

是的，我认识他，他的母亲和媳妇我也认识。我已在这个卫生院待了十几年，小镇上的人十有八九都找我看病。我叫不出名字，但认识他们。这个躺在我面前的男人我更熟识，因为他很有礼貌，很亲切……这么说吧，很体面。你和他接触的时候，一下子就能明确什么才是尊严和气度。他的个头很高，有一米八零以上，这么高的个子又不驼背，显得挺拔，走起路来威风凛凛。他的鼻梁就像他的个头一样笔直，他笑的时候，仿佛茂盛的黑草丛开放了一大簇雪白的花朵。我只是对他印象很好，但对他的背景一点儿都不了解——卫生院建在镇外，我和镇上的人很是熟悉，但并无交往。我是个不太喜欢交际的人，不然我就不会那么去热衷闪电。我不知道他的媳妇这么不起眼，而且他家里还是这么——拮据。就用“拮据”这个字眼吧，“贫穷”似乎不太适宜他。

但除了“髌关节脱位”外，我还在他的腹部发现了情况——他的腹壁绷得很紧，就像一块木板，当我用手轻压时，他马上疼得额上渗出汗水，让他娘不停地哀求我“手要轻点儿”。我猛地松开了轻压的手，刚刚“哎哟”过的声音又回到了他的嘴上，疼痛几乎使他从架子车上蹦起来。这在医学上叫“反跳痛”，说明他有腹膜炎，出血性腹膜炎。这个情况很是不妙，假若是墙头倒塌撞击出的腹膜炎，几乎百分之百是什么脏器破裂引起了大出血，血液刺激腹膜引发了炎症。他的四肢冰凉，手指就像冰棍；他的身上正在大量出汗，但绝不仅仅是我检查引出的疼痛所致；他的面孔苍白……这些都是休克早期的确切征象。我给他量了血压，血压是20/50mm汞柱，而正常人则应该是60~90/90~140mm汞柱。他的各项指征都是休克所特有的，唯独没有“烦躁不安”。（这是休克病人最早应该出现的症状。）痛苦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一闪即逝，他平静安稳，好像不是行走在死亡线上，而是应对自如在某场欢乐的宴席上。

大雨仍在下，这一阵大雨持续得特别长。沉雷仿佛在地心滚动，又仿佛在耳边，低沉又遥远。闪电一下子溜远了，活跃在天际，没有了像赤裸的女